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九四回 青雲山中訪隱士 猿鶴嶺下見故人

話說紀有德來到大人上房，大人說：「什麼事？請講！」紀有德說：「我有一個故友，要能把他請來，這木羊陣也許能破。就在這嘉峪關西北的青雲山猿鶴嶺，那裡隱居著一個賢士。當年在西洋，我二人原是知己之交，此人的能為藝業，在我以上。我想他久在這方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木羊陣是誰擺的，他必知道。此人姓張名文采，人稱文雅先生。」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老英雄是親身去，還是遣人去？」紀有德說：「可以遣人去，我跟去不跟去都可以。」大人說：「老義士何妨辛苦一趟。」紀有德說：「這也可以。」

這才轉身下來，一到差官房，大眾站起來就問：「紀老英雄，方才見過大人，可有什麼主意？」紀有德把見大人提說張文采之話，對眾人說過了，又說：「現在大人派我親身前去，哪位跟我同去，大人沒派，請眾位酌量。」石鑄說：「我去。」

魏國安說：「我去。」武杰、孔壽、趙勇、紀逢春說：「今天晚了，明天起身。」大眾商量好了，一夜無話。次日早晨起來，大人知道這位張文采是隱居之士，要辦幾樣禮物，不要俗禮，只須端硯一方、湖筆一封、名墨一匣、錦箋一刀這文房四寶。

紀有德說：「咱們騎馬不騎馬？」石鑄說：「依我之見，咱們不

必騎馬，莫若走著倒好。」紀逢春說：「我帶著禮物，你們幾位空身定。」

眾人各帶隨身兵刃，出離公館，順著寧夏府陽關大路，頭一天就住在嘉峪關。第二天離了關城，往西北岔進山路，往下走去。這個山道，紀有德是頭三十年前走過，要沒走道的，簡直找不著道。這地方一年半載都許沒人走過，雖然有山，山上卻不長草，雖然有地，又不種五穀，只有樹木森森。紀有德在頭前引路，這六個人後面跟隨，日色西斜，就來到了猿鶴嶺。

一瞧這座山，是抄手式的山環，上面三座大山峰，在半山腰中，有樹木透出黑暗暗的一片，似乎象個村莊。石鑄就問：「紀老丈，這前面可就是猿鶴嶺？」紀有德說：「正是，我從前在這猿鶴嶺住過三四年，這邊的老街舊鄰都認識我。後來我回家，本想打算不露我會做西洋削器，只因傅國恩屢次三番請我，我才給他擺了畫春園。我當初做了這件錯事，大人現在調我破木羊陣，我既不能破，只得來請我的朋友去破。」說著來到村頭。這座村莊倚山靠水，就在半山腰中。眾人進了村莊，一瞧是東西的街道，路北一座大門。來到門首，紀有德上前叫門，由裡面出來一個老管家，有六十多歲，說：「紀大爺，你老人家今天什麼風刮來？這可想不到，真是千里故人來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張福，你家主人可在家麼？」張福說：「我家主人不在家，我們舅老爺在這裡，跟你老人家也見過。」紀有德說：「你家舅老爺是哪位？姓什麼？我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張福說：「姓賈雙名道和。」紀有德說：「我實在忘記了。」張福說：「你老人家貴人多忘事。」紀有德說：「既是你家舅老爺在這裡，你給我回稟一聲，就提我來了。」張福轉身進去，工夫不大，只見從裡面出來一個人說：「紀老英雄，今天怎麼得閒到這裡來。」

紀有德一瞧由裡面出來的這個人，年有四十以外，面皮微黃，

拱手往裡相讓說：「今天可真是貴客來臨。」紀有德細細一瞧，才想起來道：「賈賢弟，當年我在這裡的時節，你才有十二三歲。這話一晃就是三十年，你也成半老英雄了。這真是後浪催前浪，新人換舊人。」

說著話，眾人往裡走到客廳落座，手下人獻上茶來。紀有德這才問道：「張文采賢弟上哪裡去了？」賈道和說：「我姐夫訪友去了，不在家中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去了多少日子？」賈道和說：「去了兩三天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幾時回來？」賈道和說：「也許三五天，也許十天半月才回來，我也拿不准。你老人家沒事不能來，道路遙遠得很。」紀有德說：「我倒是有事，你姐夫既不在家，我也不便跟你說。」賈道和吩咐擺酒款待。紀有德叫紀逢春把禮物拿出來。賈道和說：「老英雄何必還送禮物。」紀有德說：「這禮物倒不是我送的，乃是欽差彭中堂送的。」賈道和說：「彭中堂莫非有什麼事求我姐夫，你老人家何妨跟我說說。」紀有德說：「我也不瞞你，只因金槍天王白起戈在賀蘭山金門寨擺了一座木羊陣，甚是奇巧古怪，大人拿文書把我請來，我去打過一回陣，也不知是何人所擺，實在奧妙無窮，我自己無能打破此陣。」賈道和說：「我姐夫也提過這件事，可不知是何人所擺，你老人家既不能破，我姐夫大概亦未必能破。」紀有德說：「你姐夫現在哪裡？」賈道和說：「我姐夫前去訪友，離此不遠，你老人家先喝酒吧。」眾人吃著酒，賈道和說：「這裡往西數十里之遙，有一位高人住在隱善村。那村莊上面有一巖山，叫冷巖山。此人姓高，名叫高志廣，別號人稱神機居士，能為藝業出眾，比我姐夫要強勝百倍，都說他似當年的水鏡先生。他把名利看破，隱居在冷巖山中，不與俗人來往，就是同姐夫情投意合，他二人常在一處著棋，大概是往那裡去了。」

紀有德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明天老弟你辛苦一趟，同我到那裡找

找去。」賈道和說：「也好，明天早飯後，叫他們幾位在這裡等著，我同你老人家去找找。我也不敢作準，大概我姐夫出去，必要到那裡去的。」說著，眾人吃喝完畢，賈道和就叫家人給他們預備鋪蓋。

眾人安歇一宵，次日清晨起來，吃了早飯，紀有德對石鑄、孔壽、魏國安、趙勇、武杰、紀逢春六個人說：「你等在此等候，我大概今天回不來，明天正午必回來，你們千萬別出去，這邊山路崎嶇得很。」石鑄說：「是了，你老人家請吧。」賈道和說：「咱們騎馬去吧，山路不大好走。」這才叫家人備馬。賈道和、紀有德二人上馬，一直往西，真是峭壁石室，樹木森森，不知走有多遠。

石鑄六個人自從紀有德同著賈道和走後，等了一日，到次日仍未見回來。石鑄說：「我們出去瞧瞧。」家人說：「可別遠去，道路崎嶇，恐怕走錯了。」石鑄等出來，看著山景，不知不覺逛出有十幾里地。石鑄見前面有一樹林，說：「咱們歇息一下，別往前走了。」眾人剛到樹林，就聽對面一棒鑼聲，抬頭一看，有一宗忿事驚人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